

沙海

没有

有航标的
沙海之旅

近代新疆探险百年

MEIYOUHANGBI AODESHAHAI ZHILU

田卫疆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众里寻它千百度

MORERN EXPLORATION HISTORY IN XINJIANG

这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公元 1492 年的历史画面：在波浪滔天、天水一色的大西洋洋面上，以“圣玛丽亚号”为首的三艘船在一位名叫哥伦布的首领率领下，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口启航后，正劈风斩浪，向着他设想中的东方驶去。在长达二个月的海上航程中，这支船队迭遭风暴袭击，继又遇无水缺粮之厄运，船员损失极为惨重。同年 10 月，船队终于抵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哥伦布误以为这个地方便是他欲到达的印度，故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Indians）。这就是著名的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探险。美洲之发现无疑是人类航海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不久，1519 年，另一位名叫费尔南多·麦哲伦的葡萄牙航海家奉西班牙政府之命，也率领一支船队从圣罗卡出发，越过



大西洋,经南美洲大陆和火地岛之间的海峡(今称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于1521年抵达东南亚的菲律宾;次年,船队里的“维多利亚号”船回到了西班牙,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旅行,同时也科学地证实了地球是一个圆的理论,麦哲伦因此被称作是“最伟大的航海家”。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麦哲伦的环球旅行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成功的探险,它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对后来西方文艺复兴乃至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

不满足于现状,为了某种世人所不知的目标,走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执著地去追求、去探索,由于这一过程总是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所以人们把这种行为称为“探险”,把从事这类活动的人谓之“探险家”。

不惧艰险、勇于进取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深化,以及自身的进化发展,都无不与“探险”相依为伴。进入人类历史时期以后,开拓、探求更成为人们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同自然关系的必然途径,而且每一次重大的探险活动的成功都对人类历史进程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并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探险主要是指一种行为模式,一种思维方法。回首往事,当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从事科学考察而遇难的消息传出时,曾使多少人们为此揪心牵挂,扼腕叹息。1996年夏天,又一位名叫余纯顺的上海青年孤身一人,徒步到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考察,最终“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身死于沙海,给他个人的探险生涯划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并因此而博

得众多人们的仰慕和敬佩。人确实是需要有点精神的，在改革开放、使中国尽快发展繁荣起来的今天，无惧无畏，勤奋执着，求实探索的精神不正是我们需要礼赞高扬的吗？

二

实际上，我们的先人是极具冒险精神的，且不乏著名的探险家和旅行家。横贯东西方交通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丝绸之路”起源于各人类文明中心之间的互相吸引。在世界交往联系的海上交通大规模开通以前，陆上交通是当时东西方进行交往联系的主要形式。根据已有文献和出土文物证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之间的联系很早以前就通过“丝绸之路”这一载体进行了。西方关于“赛里斯国”的记载和我国古籍中西王母的传说折射了当时两地间密切往来的实况。在“丝绸之路”这条代表人类早期交往联系的交通大动脉中，新疆占据着十分显要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纵横其间的路段是当时最艰难，又行旅最频繁的必经之路，还因为西域及其生活于此的居民在维系这条通道中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起着中介人的关键作用。公元前138年，一位名叫张骞的中原汉人，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从而拉开古代中国人西行探险的帷幕。张骞出使西行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史书因此将



其西行探险之举谓为“凿空”，意即“原来不通，凿之，现在通也”。张骞以后，从中原前往西域及以西诸地的使者、商旅、求学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同样，西域以西前往中原地区的使节和旅行者“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文献资料中对于当时“丝绸之路”盛况的描述形象地反映了这条交通要道在东西方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若是将“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过程，特别是新疆路段想像的如同“丝绸”那样平滑美好、灿然可爱，那可就错了。“丝绸之路”是海上交通没有大规模畅通以前，人类不得不为之而行走的一段交通路线，在飞机、汽车、火车这些代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出现之前，嘉峪关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的这段交通冰峰阻隔，大漠难涉，无疑是最难行走的一段险途。那时候行走在这段路途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可以说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探险家”。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王之涣“黄沙（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以及岑参“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诗都采用写实方式，是当时该地自然环境之险恶与奇特的真实写照。倘若身临其境的人绝不会说这是夸大之辞。在这段路途中，不仅有“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沙漠无人区，还有“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的高原禁地，除此之外，旅行途中还遭受强盗、劫路者的阻挡堵截，不时还有生命之危。然而，尽管如

此,这些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受人敬重的中外探险者仍“践流沙之浩浩,陡雪岭之巍巍”,经“铁门崦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前仆后继地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传薪递火、热情奔波。因此,这一时期新疆探险的主旋律仍是开拓和维护“丝绸之路”这条联系东西方关系的纽带。“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亦为尔后人们的探险活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即便是今天,新疆境内公路、铁路之修建实际上仍循古代“丝绸之路”进行的,只不过是它的拓展和延伸而已。

时光荏苒,当历史的年轮进入公元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再度成为世界探险家们关注的焦点和角逐的场所。按说自15-16世纪海上交通兴起以后,东西方交流从陆路多改行海路,名闻遐迩的古代“丝绸之路”陷入沉寂,成为明日黄花。那么促使新疆的高原荒漠再受探险家们青睐的原因是什么呢?细析起来,既有国际形势大环境影响的因素,又与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相关。

19世纪,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为了寻找资本市场和进行殖民扩张,广大弱小国家遂成为列强们侵略和瓜分的对象。1842年,当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林则徐在其三子聪彝陪伴下,怀着悲愤的心情,踏上贬谪伊犁的戍途时,作为中英鸦片战争的结果之一,表明我们古老辽阔的中国从此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开始成为西方列强掠夺瓜分的对象。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争夺过程

里，也直言不讳地写道：“我敢肯定，和阗和中国南部是英国考察的适当范围，用现代术语说来，它按理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且我们也不该让外人夺去本应属于我们的荣誉。”（米斯基：《考古探险家奥里尔·斯坦因》）

不应否认，吸引外国探险队前往新疆考察的另一个因素还在于该地神奇独特的地理地貌和自然景色。新疆幅员辽阔，位于亚欧大陆腹心，是距离海洋最遥远的地区。它有雄浑壮丽的三大山系：天山、阿尔泰山、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夹在三大山系之间的有著名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中央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帕米尔高原如同彩带在西部将三大山系由北向南连接起来，这样使大西洋的海风吹拂不到新疆境内，从而形成罕见的干旱区域。这些山盆相间、高低悬差的奇特的地形地貌以及气候特点都不能不使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为之神往关注，况且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而言，该地生物资源和矿藏分布又十分丰富，是一个潜力极大的待开发地区。另外，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世界探险史上伟大发现的年代，随着环球各地的自然地理面貌大部分已经探索清楚，唯独深入亚洲内陆心脏地带的广大高原荒漠，对欧洲地理学界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未知领域。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人来华考察，便特别关注于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斯文·赫定的回忆录中经常出现的词，就是要到“欧洲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这些都顺应了当时国际地理学界探索的需要，带有填补环球地理考察空白的目标。后来亚



洲内陆地区的许多重大发现果然震惊世界，以至于被探险家们称之为探险的“黄金世纪”，反过来也说明当时这一带地区在世界地理科学考察中的显要地位。

1889年7月，一位名叫鲍威尔的英国军官在库车偶然收集到一片桦树皮古书，后经当时著名语言学家赫恩勒鉴定，知道这是一块用古代中亚波罗谜文字写成的古代文书，其年代不晚于公元5世纪，这部写本后来被称为“鲍威尔文书”。以此为契机，后来在新疆昆仑山北部沙漠里陆续出土了几十种古代文字写成的文书，诸如吐火罗文、塞语、佉卢文、梵文、回鹘文、汉文等，内容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生活和文化各个方面。由于这些写本所用的文字不少已经湮没许久，早已不用，又因为操这些文字的族属及文化类型等问题，所以引起国际东方学界广泛关注。1899年和1902年第12、13届两次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斯文·赫定、奥里尔·斯坦因在新疆等地的考古发现和收集文物的刊布问世震惊世界，刺激了人们对新疆历史文化的极大关注。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状况，使各国有可能随便派遣各种身份的探险队到新疆探险览胜，中国的文物惨遭浩劫。另一方面，这些探险队的专家素质又使其考察能够获得一系列空前的重大发现，所以，这一时期又是新疆文物考察成果较为辉煌的时期，特别是他们其中一些人后来毕生从事于这些出土文物的整理和研究，为世界文化宝库留下了大批珍贵的东方文化研究成果，新疆过去神秘的面纱逐渐为世人所揭开和熟知。除此之外，新疆又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也使西方为之迷恋倾倒。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在国际关系上微妙的政治地位，神秘莫测的自然景色以及谜一样的历史文化都是她一个多世纪吸引众多国家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相继来此考察览胜的主要原因。

三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迄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间是近代新疆探险史上内容丰富多彩、令人惊心动魄的重要时期。来新疆考察和探险的中外团体和个人如过江之鲫，多不胜数，这些人背景复杂，目的不一，良莠混杂，对他们的评价自然也有很大差异，甚至前后不一的评述也不少见。这种情景不仅在中国探险史上惟此一家，即便是在世界区域性探险史上也不可多见，这是新疆历史的组成部分，是一份理应珍视并认真加以整理总结的遗产。往事越千年，今天的世界已经步入计算机时代，人类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和发展。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交通信息十分通畅的今天人看来，玄奘单骑穿越荒漠、麦哲伦搭乘小船环绕地球这些昔日壮举似乎已经微不足道，恐怕只有“登月飞行”、“深海探索”尚可算作“探险”。这是因为时代变化，人们对自然界以及自身的认识和了解程度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就本质而言，古今探险的内涵及形式是一样的，它们都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能力极限的探索和挑战，皆体现了一种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



精神。所以,科学的态度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和了解它们;其次对这些探险家们的行为和动机,乃至结果要进行具体分析和评述。这里且以对这一时期来新疆进行各种考察活动的西方探险队评价为例,以往中外学术界对此评价分歧较大,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外学者经常交锋切磋,很多观点正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获得不断深化和完善。本书以为:如同我们评价任何事物和历史人物均须采用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一样,对近百年间到新疆进行探险活动的众多西方探险队和个人同样也应使用这个标准,一定要把它纳入中国近代史这个背景下认真看待。对于他们中有些人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利益的行为以及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色彩的做法不能回避姑息,而应据理说明;对于他们中一些人在考察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取得的公认的成果,该肯定的也不要因噎废食,予以否认;对于大多数人在探险期间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畏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也理应给予褒奖。总之,具体人、具体事情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和评价,不拟一概而论。

四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李白《关山月》

今日新疆，与百年前相比，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昔日丝绸古道上的驼马足迹早已为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所覆盖，欧亚大陆桥的开通和乌鲁木齐至喀什噶尔铁路的通车以及新疆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不仅缩短了新疆同内地的距离，而且使新疆同世界相连的梦想变成现实。即便是那曾使法显、玄奘视作畏途，险让斯文·赫定丧生的“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不仅出现了石油钻井的轰鸣声，而且还有沙漠公路横亘南北。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族和睦，使新疆的山水风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前来旅游览胜。今天，人们到这里来是饱览天山大漠风光，欲亲身体验一下唐僧取经的艰难，想实地看看王洛宾歌里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令人魂牵梦绕的美丽的“达坂城的姑娘”。现代新疆的探险生活又增添了一些新的斑斓色彩。

纵览古今，新疆探险史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人们都十分渴望了解或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和情况。在生活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作为我们常人，没有必要也没时间对它们作穷尽了解，只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浮光掠影地了解其大概即可。所以，按照策划人的建议，本书只是选择了近代新疆探险史上最引人入胜的百余年，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探险史里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外探险家，简要地对他们进行叙述和评价。中间顺便穿插性地介绍了一些背景知识，以便由点到面，使这段历史以人物为中心浑然成为一体，构成一段近代新疆百年探险的历史画卷。该书不是学术著作，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任何一个

人或者随便一段史实都可以写一本洋洋洒洒的专著。由于作者向来对某些作品于这段史实随意虚构渲染的文学笔法不敢苟同，所以，它也非文学传奇。这里讲述的是一段以史料为依据、以众前贤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探险故事，硬要归类的话，充其量只能算是学术研究成果的知识化、通俗化而已，当然，可能做的还不够，因此，恭请读者不吝指教，以便将来再作进一步的修订。

作者

2001年3月





目 录

众里寻它千百度(代序)

古道西风瘦马

——新疆探险之肇端

2 “丝绸之路”与古代西域探险

千古之谜：周穆王西巡

张骞的故事

班超之果敢与甘英的踌躇

从朱士行到玄奘

——中国留学生的先驱

26 西人东方之行的“驿站”

由“赛里斯”传闻所想到的

涉足西域的欧洲传教士

马可·波罗在西域

42 明清之际西行者的背影

陈诚三次西域探险





祁韵士蒙冤万里行程记

并非与政治无关的地理探险时代

54 英雄悲歌：林则徐履历天山南北

《荷戈纪程》

南疆勘田与《乙巳日记》

65 徐松与《西域水道记》

从御用文人到流放地

“踏遍青山人未老”

71 清政府的新疆地图测绘和实地调查

清末新疆的地图测绘及勘界考察

最早到罗布泊考察的中国人

76 俄国始开外国考察新疆地理之先导

近代新疆地理考察的政治内涵

彼·彼·谢苗诺夫

——负有特殊使命的天山之行

他为何乔装到喀什噶尔？

93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新疆探险 及其影响

多重身份的探险家

天山游记

罗布泊“游移湖”争论之起因

同阿古柏会面

秘境西藏之旅，难以饶恕的罪行



中亚探险上空中的一颗流星

157 受过专业训练的探险家

161 决定其终身事业的旅行

167 险丧性命的沙海探险

没有结果的慕士塔格峰之行

"死亡之海"生还记

"丝都"和阗探宝

180 "庞贝城"——楼兰的发现

沿塔里木河岸行进

寻找丢失的铲子,却找回一座失落的城市

荣归故里

190 叛国者乎! 探险家乎!

从地理考察到考古探险的转折

——19世纪最后十年的新疆探险

194 清朝官员考察新疆行记

陶葆廉与他的《辛卯侍行记》

海英、李源炳踏勘帕米尔

199 1892 年利特代尔新疆之旅

201 俄国科兹洛夫的中国探险生涯

终身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为业

深入新疆的探险